

我的上海老师

□张冬磊

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岁月，一批上海专家、知青、技术人员来到我们这座小城，在各行各业“传帮带”贡献力量，其中一些人就此成家立业、扎根于斯，由此，我有幸遇到了我的上海老师，得以聆听教诲、学习知识，体悟做人、做事的人生道理。

只老师，一位典型的上海女人，不高的个子、白白的皮肤、干练的短发，批评起人来高频的语速容不得你插嘴，印象中永远都是雷厉风行、奖罚分明的样子。上初中时，我被分到3班，后来同学之间熟稔了我才得知，当时学校里老师的孩子都在这个班级，能够得到同行的高度认可，由此可见只老师的水平和地位。她是班主任，我们这个班自始至终未分班，三年的师生情缘、朝夕共处，现在想来满满都是感动和温暖，可在当时却是各种管教和“斗争”。

初一伊始，班长伟哥就带着班上一帮男生踢足球，放学踢、周末踢，甚至课间十分钟大家也要互相踢几脚，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。这些都逃不过只老师的眼睛，刚开始她并没有过多干涉，但是随着班上

踢球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大家的心思用在足球上也越来越多，只老师果断出手了。她先给班长“上课”，警告他不准再用足球“蛊惑”大家，又找其他同学谈话，严厉告诫他们收敛“玩心”，把心思用在学习上。经此打击，踢足球在班级就成了“地下运动”和游击战，大家表面上不再公开踢了，暗地里在放学后又偷偷返回学校操场，继续苦练球技和体能，还要时不时提防着从教学楼上“射”来的那束目光。眼见大家“玩心”不减，只老师使出“大招”，撤了伟哥的班长职务，还把大家刚集资买来没几天的新足球没收，整整一个学期后才还回来，总算把大家的心思又拽回到学习上来。

于我而言，只老师终结了我的“武术梦”。小时候我身子骨比较弱，于是老爸把我送到了武校的基础班，利用课余时间强身健体。看着武校高级班的师兄师姐们鹞子空翻、鲤鱼打挺，身手矫健、行云流水，我甚是崇拜、羡慕，可是基础班的课程枯燥且艰苦、疼痛，运动量很大，主要是长跑，各种压腿、拉筋等项目。这也导致我第二天比较疲惫，在初中课堂上精神萎靡。只老师敏锐地发现了端倪，向我问清了情况后，二话不说，把老爸喊到学

校，下了最后通牒。大意就是，这是个学习的苗子，要跟她好好学习，要么继续练武术，她也就不问我的学习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我的“武术梦”戛然而止。其实我当时很是窃喜，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。这就是只老师的最大特点，一心只抓学习，相信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。用她的话讲，通过特长脱颖而出的能有几个？那更需要天赋加努力，成功的概率比起学习要低，还是跟着她好好学习最有保证。现在的我深以为然。

只老师带我们英语课，在那个没有校外辅导、没有电教设备的年代，她领着我们一遍遍朗读，不厌其烦地纠正我们每一个人的发音，课堂上回荡着嘹亮、整齐的读书声。遇到重要的章节或者她感觉大家掌握地还不够牢固时，有时会占用体育课进行补习，让我们感慨于她充沛的精力和十足的中气，好像永远不知道疲倦。同时，作为班主任，她狠抓课堂纪律和班风。在其他老师的课堂以及自习时，只老师总会冷不丁地出现在窗户旁，扫视着班级每一个人，遇到说悄悄话、做小动作的，当即会被点名出去罚站、挨批。到了初二，她开始严防早恋，不准女生化妆打扮、穿高跟鞋，严查男生纹身等不良风

气。对于初三的学业冲刺，她也费了很多心血，调皮捣蛋的都被调到最前排以便于看管，策略上保住“上游”、带好“中游”、鼓励“后进”。在这样既高压又科学的管理下，只老师延续了她教学上的辉煌，那年全校考上三中的名额，我们3班竟然占了一多半，另外还有部分同学考上了中专，在那个年代，初中中专也是含金量较高的不错选择。

三年的时间，只老师陪伴我们从儿童步入少年，毕业后，我们个头都超过了她，但是在众人心中，3班是一个大家庭，只老师就是那位严厉的家长，同时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，分享、分担着我们青春期的快乐和烦恼。我记得，在高一时，张莉转学到了江苏，新的环境让她一时难以适应，给初中同学来信诉苦，我当时心急火燎，第一时间想到了只老师，和郭锐一起来到只老师家，寻求她的帮助，听了只老师的分析和建议后，给张莉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。后来一直到大学期间，我们每年都和部分初中同学相约去看望只老师。师恩难忘，只老师现在已经年近八旬，衷心祝愿她老人家身体健康、幸福相伴。

（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）

清平乐•凤鸣湖

□胡乐浩

云淡风柔，
新城景色幽。
露华秋浓正丰收，
如画万亩田畴。

凤鸣湖畔旗盛，
广场声如洪钟。
共赴激情赛马，
争当飞虎英雄。

（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）

屋顶上的秋色

□杨丽丽

秋风摇曳，秋雨渐凉，孕育了一个夏天的田野终于在一场秋雨过后开启了丰收的序幕，那些沉甸甸的果实带着清香、带着丰收的喜悦呼啦啦一下子就涌进了农家小院，他们争先恐后的爬上农家的屋顶，用五彩缤纷的色彩装点着乡村的秋色。

乡村里一座座平房错落有致的分布着，那光滑平实的屋顶是乡亲们晒秋的好地方。小时候秋收时节，我最喜欢跑到村西头最高的山坡上去，站在那里居高临下的看那些被色彩斑斓的五谷装扮起来的屋顶，看乡亲们不辞辛苦的随着时令的脚步一点点把秋天的果实搬上屋顶。

绿瓦红墙的乡村屋顶像一块块画框，他们把秋天的果实分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作。你看，洁白的是棉花，他们蓬松着占据着屋顶的半壁江山，那边殷红的是大枣，一颗颗圆润饱满，在屋顶懒洋洋的晒着太阳，还有金黄的玉米像画轴的金边一圈圈镶嵌在屋顶的四周。房檐上悬挂着一串串红彤彤的辣椒，像一个个小红灯笼，与院子里那棵柿子树上的柿子交相辉映，把小院里的秋色衬托的更加美丽动人。篱笆小院里攀爬上墙头的牵牛花也不甘落后，她们一朵接一朵，粉白、粉红的在秋风里摇曳生姿。

乡村屋顶的秋色会时不时变换着颜色，今天铺满了洁白如雪的棉花，明天就是红彤彤的辣椒，往往还夹杂着高粱，大豆，红枣，花生的各种色彩。在乡下没有那么多讲究，乡亲们收了什么就晒什么，屋顶成了人与自然紧密相连的媒介，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把秋天的美搬上了屋顶。在秋收的时节里，各种农作物轮番上阵，各种色彩相互搭配，红、黄、紫、绿、白……那一片连着一片色彩斑斓的屋顶，向着天边绵延而去……五谷的色彩与屋顶的青灰相互映衬着，衬得屋瓦更青，天空更蓝，秋天更美。站在屋顶上，极目远眺，远处是青山绿水，近处是五谷的色彩斑斓，一片接一片的绚丽色彩让整个秋天都生动起来！

在乡下，乡亲们就是一个个伟大的画师，他们以屋顶大地为画纸，以五谷为色，在天地间绘制出最美的秋景。乡村的屋顶没有城市高楼的高不可攀，也没有城市高楼的花样繁多，他们紧紧连成一片，朴素平凡，就像长在路边寻常的野草。但是那里却是乡亲们的一方天地，乡亲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，在屋顶的画纸上画下棉花的白，画下玉米的黄，画下辣椒的红以及日子里的春夏秋冬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）

公益广告

诚信是美德
信用是生命

人无诚不立 业失信难兴



文明城市全民共建

美好家园你我共享

总编辑
褚洪波